
片言诉尽相思意——读曹继梅《鹧鸪天·酒后》

罗锡文

曹继梅女士生性豪爽，热情奔放，颇有丈夫之气。其诗词却温婉清新，笔触细腻。继梅擅小令，每有玲珑之作。甲午孟夏浙江之行又以《巫山一段云·赠友人》令读者击节：记否瓯江畔，依稀四月天。那花那影那云烟，细雨小桥边。几度黄昏后，登高独倚栏。此情此景此盘桓，目尽万重山。笔者佩服之余，与其调侃“足令读者心旌摇曳！”

在她的作品中，豪气与温情兼备的还要数《鹧鸪天·酒后》：

鹧鸪天·酒后

我欲飘然上九霄，星光隐隐月轮高。凤台麟阁云霓路，仙渡灵槎迢递桥。横玉笛，弄金箫，惊鸿漫舞念奴娇。与君拟约银河畔，万水千山一梦遥。

俗话说，酒后吐真言。但作者对酒当歌，在这里仅仅是真情的流露，虽有些许酒意，却非常清醒。“我欲飘然上九霄”，是虚张声势，吸引眼球而已；月高星隐，这是法则，作者没有放任自己；“凤台麟阁云霓路，仙渡灵槎迢递桥”因为没有东坡居士“我欲乘风归去”的妄念，所以也不需要“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的战战兢兢，从容而且淡定！上片借助酒力，放飞思绪，天马行空，作者着实烂漫了一把！

下片就是面对良辰美景的自我遣排。虽然云山迢递、天各一方，但依然箫笛和鸣，翩然起舞；如游龙惊鸿般矫健，仍不失当年的身段舞姿。“念奴娇”可以是郎情妾意的唱和，也可能有对当年“小乔初嫁了”的遥想追忆，也许还有丁点“不堪回首”的感慨，但最重要的是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的充分自信。这种自信，有骄矜的成分，但更多的是源于对情感和行为准确的把持与界定。“与君拟约银河畔”，“拟”是指美好的主观愿望，不是既成事实，现实中有“万水千山”阻隔。万水千山，可以是空间概念，也可以是有形或无形的樊篱，银河畔的邀约最终只能归结为酒后的错觉或梦中的景象，留下“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”的弦外之音！